

(1986 年在讀神學前发给弟兄姊妹的分享信)

我为何走上奉献的路?

關啟文

「我將要去讀神學了!」當我這樣告訴自己的時候,心中沒有多大的激動,但卻有一股平靜的確信。「這是神帶我走上的路。」當我回顧信主的十一年中,看到神如何逐步的引領。這條路是崎嶇不平的,有輕快奔跑的雀躍,有緩慢前進的平淡,有面對高山的躊躇,也有失腳滑跌的痛苦,當然還有歡欣和盼望,在這裏願意和大家分享我的經歷「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為祂不能背棄自己。」

奉献心志的萌芽

七五年八月信主后,我很熱切地追求真理與在教會事奉,成長得很快,而且熱切地傳福音,那段时间我最敬佩的人物是王明道、倪柝聲和宋尚節,每每讀到他們的事跡時,都熱淚盈眶,並且很羨慕傳道的工作,那時的想法很「復興主義」

式(REVIVALISM),認為教會的問題只需要認罪悔改,被聖靈充滿便可迎刃而解。信仰對我來說,是清楚而簡單。記得中五那年參加新生命運動的傳福音訓練,尚聽到別人批評「四律」過分簡化福音時,心中還憤憤不平呢。無論如何,我的確是全人的投入,在感性上我体会到神的真實與慈愛,理性上雖然也曾經過幾次的懷疑,但在不斷尋索之後,漸漸建立了理性基礎,這兩方面的建立,成為日後信仰上面對驚濤駭浪時的支柱。

信仰模式的轉變

信主後在中學的五年,雖不無波折,但大致上仍是逐步成長,對於信仰的理解也沒有多大改變,我可說是相當「基要」的,而生活的態度也是非常嚴謹,例如不苟言笑、不看電影,而且很熱心事奉。直到入大學,參加港大團契(CA. Chistians Association)的迎新退修營中,首次感到信仰模式受到沖激,當時我的組長是一種我重未接觸過的基督徒,他提出許多我未曾想過的問題,有一次他問及我們入大學的目的,我很屬靈的答:「這三年我們最重要的是學習更加愛神,不然其

他一切都毫無意義。」我心想這是一個無懈可擊的答案，那知他再問：「什麼叫愛神？」我呆了一呆後，以一堆「屬靈」名詞搪塞過去，但心中卻感到不舒服。我經常說去愛神，但究竟知否自己在說什麼？後來開始接觸其他問題，例如「關社」、「向貧窮人傳福音」等，起初我充滿了矛盾，因為這些問題是我以往的信仰理解所不能容納的，我面臨一個抉擇，是誠實的面對，還是拒絕去思想？在一晚禱告沈思之中，我平靜的面對神，感到祂的激勵，叫我勇敢的踏上反省求真的路上。這一種求真不自欺、理智上誠實的态度是至今都是我所珍惜的。在餘下的兩年中，我便以這種态度，透過在 CA 的事奉，反省了教會的問題，「教會的使命是什麼？」這一直是困擾我的問題。傳福音？如何傳？為什麼福音接觸不到低下階層？為何福音不能對香港文化發揮影響力？除了傳福音，社會上還有很多需要關心的人，教會對他們有責任嗎？社會的不公義，我們可以坐視不理嗎？在種種質詢下，自然發現香港教會裏的許多問題，例如神學思想貧乏、信仰心态不平衡，教會架構非人化、靈命枯乾乏力等。這種覺醒帶來很大壓力和深刻的傷痛，也帶來一個挑戰，究竟我願否承擔教會的使命，在四面受敵下投身教會，尋找出路，

使天国擴展？想到這裏，我獻身的心志更加逼切，對使命的了解也比前行闊了。

掙扎中求實踐

懷着滿腔熱誠，八三年畢業後到一所私校執教，為的是我想到私校學生是教會所接觸不到的，但他們同樣需要福音和神的愛。當時雖然我可說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但他們的學業水準之低，思想的膚淺和現實，都給我很猛烈的衝擊。我發覺要接納他們是多麼的困難，更遑論去愛他們。在這環境下，我持守的信念受到嚴峻的考驗。究竟我是怎樣經過的，我也是不清楚。我只知道每天上學就像上戰場，掙扎着去了解和接納他們。我覺得自己很無助、孤單，而制度又是何等的制肘，人是那應難去改變。雖然這段时间中，多次想過放棄，但靠着神的恩典，我終於熬過去；並且獲取了學生的信任和尊敬，但我已是心力交瘁，而因開放自己，在感受上卻留下好多創傷。

這一年來我也更深入反省一些基本信仰問題，開始去看哲

学书籍,和接觸一些的非基督徒哲学家的著作,被他们思想的深刻所震驚,對信仰的真實性也重新懷疑。以往的理性基礎很快便崩潰。加上見到身边一些以前热心的基督徒(「猛人」?)放棄信仰,心中更是沉重不安。我不服氣,难道信仰只是一个美丽的謊言?但很多问题又解決不了。在那時,仍然支持我信下去的是以往的經驗及在祈禱中內心的一份確信。

很感謝神,八四年能进入中大教育学院,這一年平靜的生活叫我心靈的伤口漸漸愈合,而我也著狂似的看神學与哲学的書,为着去解決一个嚙心的问题,「一个基督徒能否確信不疑而仍在理智上誠实呢?」我思想的问题包括,「宗教語言有意義嗎?」、「神存在嗎?」、「宗教经验真實嗎?」、「神为何容許苦罪?」許多个不眠的晚上,我曾站在宿舍的露台,望着火車抵站,好像闪闪發光的燈,沉浸在四周的宁静中,腦海卻翻騰不已,不能止息。

雖然我所修讀的是教育文憑,但實質我卻好像主修宗教哲

学,在反省思索的过程中,好几次都好像去到尽头,信仰認知結構在根基上动搖,而连带对以往的信仰經驗也生懷疑,神的救恩漸漸顯得遙遠,什或毫無意義。然而當繼續反省下去时,又發覺形勢並非一面倒、很多对信仰的质疑其实应被反质疑,而其他的世界观也是难题重重,不单是基督教信仰才有。漸漸地我理智方面的懷疑平復下来,重新發現基督教信仰的丰富与合理性。我發覺很多問題的產生是对信仰的詮釋不全面,不夠深入及不充分面对问题,而华人教会中深入探討宗教哲学及護教學的人少之又少,於是便興起一个心志,去讀神學及哲学,在这方面去服侍教会。

但這個心志卻是在经常动盪之中,當我每每思索到困惑疲倦时,便感到擔子的沉重,而友濟中能明瞭我理想的人寥寥可数,使我感到極之孤单。這種種压力都叫我低沉,所以这段时期在剧烈的掙扎,服侍教会,献身神学反省的理想时,我会热血沸腾,鬥志激昂地去驅策自己,但有时又感到理想太遠,代价太大,出路难求,几欲放棄理想。

「平庸基督徒」的誘惑

八五年踏入迦密愛禮信中學,一切都叫我感到舒服,同事間的親切投契不用說,而學生的學業及操行水準都比私校好多倍,比較之下,我已感到不可苛求,雖然備課、改簿等負荷不輕,但由於不用太激氣,我的情緒也不會太波動,加上收入比前多一倍,經濟充裕了许多。自開學以來,心思都花在備課上,也沒有閒暇去看其他書了。然而當一切刺激都沒有了,而生活又安定下來時,思想也同時停頓下來。教會使命和信仰的問題便愈來愈遙遠。幸好我仍未完全忘記去年的心志,所以在八五年底申請了美國的神學院。但當手續仍在辦時,我卻感到理想逐漸褪色,熱情逐漸冷卻、異象逐漸模糊。我感到困惑,「難道一定要去讀神學嗎?何必這麼認真呢?現在不是信得幾好嗎?我也算是披盡責了吧,學生接受我,而我又可關心他們,我仍有崇拜,仍有去福音營…閒暇時與同事聊聊天、看電影、或打桌球,這樣的基督徒生活有什麼不好呢?」每當我覺察到自己有很強這種「世俗化」的傾向,而仍在申請神學時,內心便矛盾不已,寧願去逃避這些矛盾,寄情於吃喝玩樂之中,有時勉力去向前行,但熱情和理想始終不能持久,或是舒適而安定所帶來的腐

蝕比驚濤駭浪的衝激更難抵擋。

戏剧性的突破

「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但天文的竿杖更可作严厉管教之用。四月廿七日晚上,在沙田一場足球比賽中,被碰撞跌倒,竟然撞断了手骨,而要施手術,在醫院住了十天,而这十天就成为新的转捩點。 在医院平静的住了几天,没有紛杂事物的干扰,心境开始平静下來,認真思索为何去護神学。記得一天晚上看电影「洛奇」的时候,突然一个感觉抓住我：就是恐懼。聖靈叫我看到自己的境况,而问:「你可以这样去讓神学嗎?」我想起星期日崇拜時牧師講到「以赛亚見異象」,也感到自己同样是不潔的人,不配蒙神呼召。在那时间始迫切地呼求神更新我的生命和異象。接着的几晚,病房熄了灯,其他病人都在安睡 ,唯独我不能入睡,在思索、在祈祷、聽詩歌。歌曲「青鳥」的歌词这样說:「遇山高我願行,不怕崎嶇,像青鳥翱翔,永不怕倦,为理想高飛,隨緣在拼劲,願這世间,和平共處。」,給我很大感动,上帝重新的臨近,也重燃我渴慕祂的心。

后来在家中休养期间,偶然拿起一期「门徒訓練」,心中很矛盾,想看,但又觉得厌烦,不很願意。突然醒觉到自己不再思想教会的问题是为逃避那叫人透不過氣来的压力。但神感动我去看,亦藉著看其中幾篇文章重新喚起我对教会的承担、和对教会前路的關心,在那一剎之间,我重新將自己献给神,獻給教会,重新決定走上奉献的路,沒有流淚痛哭,但内心有一种感觉,好像一个浪子,經過迂迴的路,重新返抵家園,踏上应走之路。

我的信念

在这几年的掙扎裏,我感到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薄弱,崇高的理想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持守,也感到今天能夠站立,全是祂的恩典。我到美国讀神學,不是为了逃避香港或自己的问题,而是我重新想到,今天教会面对九七,前途未可知,而她已是千瘡百孔,當我這樣寫时,不是作抽象的分析,而是想起在身边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些在沉睡,而清醒的則困惑、無奈,在掙扎放棄的边缘。每一个变得更「現實」,或更冷淡,

都叫我心靈更沉重,我更想到很多困苦的人,街边的露宿者、私校那一班無目標、飽受踐踏的學生、受生活煎熬的低下層,或者是我曾精神失常的母親,他们都令我嘆息,问：「教会在那裏？基督在那裏？道成肉身有什麼意義？」這些問題是我本不想面對的,但我們又豈能不聽亞摩司的聲音：「你們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羔羊…彈琴鼓瑟唱消閒的歌曲…以上等的油抹身,卻不為約瑟的苦難擔憂？」我此行並不能提出具體的保證,我只好承諾：我最終目的是回到香港,服侍這裏的教会與人群。往英國修護神學,只是為了能更專心在較高水平的環境下反省學習。三年後我或會回港,或會進修,一切尚在未知之中,只求神叫我不再怠慢奔跑祂的道路。

一九八六年六月